

# 何藩——香江掠影

## THE SHADOW OF OLD HONG KONG

TEXT TOYNBEE LAU  
PHOTO FAN HO TRUST AND ESTATE · BLUE LOTUS GALLERY

在高樓大廈仍未林立的 1950 及 1960 年代，午後的陽光總能為香港街道上的行人及交通工具留下長長的影子。想當年，被譽為「光影魔術師」的著名攝影師及導演何藩(FAN HO, 1931-2016)，總喜歡在下午時分穿梭在人來人往的香港島，拍攝街上的途人、商販及人力車，無意中也捕捉了當時的交通工具。這篇文章雖然只聚焦何藩鏡頭下有汽車元素的照片，但見微知著，同樣可見當時的香江面貌，讓人沉浸在美麗的光影之中，感受舊香港的美好。

### 光影魔術師

何藩一生贏得近三百個地區及國際性的攝影比賽大獎，二十多歲時已在攝影圈子闖出名堂，奈何他在幾乎最享負盛名之時轉而追求電影夢，期間放下攝影多年，直至晚年退休之後整理照片、推出攝影集，世人才慢慢再次留意他的作品。近十多年來，他的照片再次引起轟動，每次展覽都是人山人海，他的名字更逐漸演變成攝影風格的代名詞，被用來形容有漂亮光影的照片。何藩對光影固然十分講究，透過捕捉獨特的光影，令照片充滿詩意美感。與他相識半世紀的香港攝影家馮漢紀在何藩遺作《念香港人的舊》中如此形容：「他的作品將人物與景觀、陽光與陰影交織並列，營造強烈的光影交錯。」

何藩的照片之所以脫穎而出，歸根究底，既有拍攝前的構思，也有拍攝後的「加工」。何藩的作品大多取材於城市街頭，他熟悉街道的最佳光線時間，通常在下午三四點捕捉完美的

光線，令照片瀟灑著有趣的光影對比。在他照片裏，可見各式各樣的影子，路人的影子、電车的影子，令畫面充滿節奏及動感。不過，單有漂亮的光線還不足夠，有人的元素才令照片更為生動。他總是等待途人出現在最適合的位置才按下快門，有時則利用背光效果來加強照片的戲劇感，一切看似偶然，卻是他精心構思的畫面。有時，他甚至會在黑房剪裁或處理照片，他的經典作品《陰影》的三角形影子就是後製的，對他而言，剪裁、後製等於去蕪存菁，以加強作品的藝術表達。

何藩的成功，除了他出色的功力，另一個重要原因，是人們可在他的照片中看到香港過去的歷史。近年，香港正慢慢失去城市的特色(如殖民地建築、霓虹燈等)，何藩的照片能觸動人們的感情，加強我們對這個城市的歸屬感，呈現出香港本土文化的面貌。實際上，何藩不是當時唯一的攝影師，在何藩之後，鍾文略、邱良等攝影師在 1950 或 1960 年代拍攝的照片，不管在市場上還是網絡上，均備受矚目，很多外國收藏家對這些照片也深感興趣。

### 從文學到攝影

近年，何藩在香港攝影界是炙手可熱的名字，其事蹟你或多或少有聽聞。1931 年生於上海，作為富商的獨生子，萬千寵愛在一身的他，童年原本過得逍遙而快樂。1941 年，日軍佔領上海，在澳門出差的父母因戰爭原因被迫滯留，將近四年無

法相見。當時十歲的他，由老僕人照顧，在動盪的歲月中，慰藉他內心孤獨情緒的，除了托爾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那》等文學作品，還有攝影。年紀輕輕的他已甚有攝影天賦，十四歲時，他以父親贈送的柯達 BROWNIE 相機拍攝的「上海外灘」照片，贏得攝影比賽獎項。當時上海並沒攝影學院或課程，一腔熱誠的他透過攝影書籍和電影自學成才，白天到大街或弄堂拍攝，夜晚就將浴室變為暗房沖洗照片。

一家人在戰後團圓，當時上海的情況仍然惡劣，兩年後移居廣州，1949年在香港安定下來。何藩鍾情古典音樂，喜歡聽布拉姆斯、馬勒、德布西和史特拉汶斯基等。那時他最鍾情的是文學，而非攝影，他曾在新亞書院修讀比較文學，閱讀很多中西方文學巨著，尤其對中

國古典文學感興趣，更將詩詞的意境融入攝影，這種手法在他後來的作品亦可見一斑。他原本想當作家，可惜天意弄人，沉迷閱讀的他得了嚴重頭痛病，必須停止閱讀及寫作。養病期間，他經常在香港的街頭漫步，還買來一部ROLLEIFLEX F3.5雙鏡反光相機，這是攝影愛好者最常用的款式，他以鏡頭代筆，並用此相機拍下許多的著名作品。

## 攝影獨行俠

在1950年代，攝影尚未普及，只屬於少數人的愛好，當時的攝影學會喜歡集體行動，然而拍攝出來的照片往往十分相似，例如是日出、日落及海景、帆船等美麗景色。何藩喜歡當獨行俠，雖然他的鏡頭下也不乏充滿光影詩意的風景照片，但他同時以寫實手法捕捉橫街窄巷的市集百態，令他的作品尤其與眾不同。代理何藩相片的BLUE LOTUS GALLERY創辦人SARAH GREENE說，「他有很好的攝影眼光，每次說到攝影，眼睛就像會發光。」

香港被山峰與海洋圍繞，既是摩登都市，也有純樸漁村，何藩深深被當時香港街頭千姿百態的面貌所吸引。他總是隨身帶著相機，ROLLEIFLEX的腰平取景器為他的拍攝帶來便利，見到有趣的畫面，便可神不知鬼不覺地低頭取景對焦，而不用拿起相機引人注意。這些聚焦港人面孔、充滿人文風景的照

## 攝而優則導

正所謂攝而優則導，何藩亦有電影導演夢，不過其導演生涯卻並非一帆風順。大學時期，他與羅卡、石琪、吳宇森、章國明等電影人認識，更與志同道合的同學成立《大學生活電影會》，他會為看過的藝術電影寫下影評，當時他眼見電影製作公司尋找新演員，曾經學習過演戲的他決定一試。及後，更將心血投放在電影製作上，由此放下相機，打算在電影世界闖出另一片天。

1950年代，香港尚未有正規的攝影學校，為獲得更多攝影知識，何藩加入多個業餘攝影師協會，包括香港攝影學會及中國攝影學會這兩個當時最大的攝影協會，藉此學習攝影前輩的技術心得。這些業餘攝影師，追求拍照的樂趣，從中獲得滿足感。當時的攝影學會經常舉辦沙龍影展，學員們還會寄作品到世界各地比賽，例如美國攝影學會和英國皇家攝影學會等。當時香港的業餘攝影圈頗為蓬勃，在美國等地方亦得到認同，何藩積極參與其中，經常在比賽中脫穎而出，從中吸收不少養分，同時為多本期刊撰寫攝影文章，並收錄在1959年出版的《街頭攝影叢談》。

片，收錄在其遺作《念香港人的舊》一書中，呈現出何藩在沙龍攝影以外的另一面。何藩像一個城市漫遊者，拍攝普通市民的市井百態，如搬運的苦力、步履輕盈的人力車夫、街上玩耍的孩童，還有沿街叫賣的小販等，無不記錄那些年香港人刻苦耐勞的精神面貌。若用今天的標準，這些照片固然是街頭攝影，其實更像是一個年代的記錄，即使半世紀後重看，仍覺非常親切，令人緬懷。

何藩的風格結合畫意攝影及寫實主義，在活躍於攝影界的十多年間，屢次在國際攝影界獲獎，在1950及1960年代更連續多年獲得美國攝影學會頒發的「攝影十傑」頭銜。

曾有人問他為何不把攝影當成事業，他坦言只想創作自己的作品，如果作為職業，必須滿足別人的要求，創作也會有所限制，更要有生意頭腦，他並不擅長。他曾短暫在父親的絲綢廠當經理，可事實證明，他並非營商的人才，反而業餘攝影師的道路更細水長流。

1960年，他加入邵氏電影公司時，渴望成為「香港費里尼」的他，其實是想當導演。然而，當時邵氏需要的是演員，他心想演員一樣可以學習電影製作的過程，更何況著名導演李翰祥也曾是演員出身，令他覺得可循此路勇闖影壇。當時他與邵氏簽約八年，參演過《不了情》(1961)及《宋宮秘史》(1965)等電影，當然最出名的角色是扮演唐僧，當時青靚白淨的他，接連參演《西遊記》(1966)、《鐵扇公主》(1966)、《盤絲洞》(1967)及《女兒國》(1968)等作品，還登上過不少明星雜誌。

經歷過演員階段，何藩的演藝事業相當順利，但他心裡仍然想成為導演。1961年，他曾擔任電影《燕子盜》的副導演，也曾製作過黑白無聲短片《大都市小人物》(1963)，所以當演員的合約結束後，他決心實現導演夢。他曾說，在鏡頭後才可尋回真正的自己，他十分嚮往導演的工作，1969年，他與孫

寶玲一同執導的短片《迷》獲得不錯迴響，成功入選1970年康城電影節，從而開始二十多年的導演生涯。著名導演吳宇森年輕時曾是何藩電影的副導演，二人經常一起談論電影，根據吳宇森憶述，每次討論劇本或開會時，何藩總會赤腳地行來行去，他稱何藩為「赤腳藝術家」。

## 三級片導演

雖然何藩有多年演戲經驗、擅於講述故事，更是出色的攝影家，然而令他在電影圈成名的卻不是這些，而是三級片導演的頭銜。1972年，他更以《血愛》開始唯美文藝片與情色片生涯，及後執導《春滿丹麥》(1973)、《長髮姑娘》(1975)、《初哥初女初夜情》(1977)及《三度誘惑》(1990)等逾廿部影片，後者是香港第一套票房過千萬的三級電影，不過要數最出名的，以1986年的《浮世風情繪》(肉蒲團)最廣為人知，也令他的三級片導演之名不脛而走。

何藩後來曾坦言，自己並非喜歡執導豔情片，只為搵食而製作，以色情內容或暴力做賣點的三級片往往得到觀眾青睞，反而認真製作的藝術電影相對少人問津。可以的話，他寧願創作實驗及藝術電影，他曾以有限資金在台灣執導文藝片《台北吾愛》(1980)，結果叫好不叫座，票房很一般，後來甚至不能在香港上映。如此一來，就更沒有人願意投資他的藝術電影，何藩無奈向現實低頭，只能跟隨投資者的口味。1992年，台灣金馬獎曾想委任他為評委，當時也曾引來爭議，最後他成功擔任評委，可見他的地位不只是三級片導演。

在電影圈心灰意冷的何藩，在1996年以六十五歲之齡退休，前往加州聖荷西與家人團聚。當時他對於多年的導演生涯，其實有點鬱鬱寡歡，在家人鼓勵下，他開始整理年輕時拍攝的菲林、照片及筆記等，每天工作多個小時，在舊照片中重新找回動力，經過多年的整理，相繼出版《香港追憶》(HONG KONG YESTERDAY, 2006)、《人生舞台》(THE LIVING THEATRE, 2009)與《香港·往日情懷》(A HONG KONG MEMOIR, 2014)，以及逝世後面世的《念香港人的舊》(PORTRAIT OF HONG KONG, 2017)等攝影集。他曾說過，在演員、導演及攝影師三重身份中，他最喜歡的仍是攝影。

## 給香港的人遺作

近年，何藩在香港是家喻戶曉的名字，代理他作品的畫廊BLUE LOTUS GALLERY可謂功不可沒。2010年，畫廊創辦人SARAH GREENE在芝加哥的小型藝博會首次見到何藩的作品，深深被吸引的她，聯繫何藩在美國的畫廊，成功將其作品引入香港，並在火炭的空間舉辦首個小型展覽。「由於位置比較偏僻，展出的十張照片，當時只賣出一張。」

不過，SARAH並沒有因此卻步，之後她任職位於柴灣的藝術空間AO VERTICAL ART SPACE，兩次展出何藩的照片，包括2012年的《HONG KONG YESTERDAY》及2014年的《A HONG KONG MEMOIR》，後者展出的是他的多重曝光作品，例如街道與海面、後巷與帆船的結合，重疊的影像為舊照片

帶來新驚喜，可見晚年的何藩仍充滿實驗及創作精神。當時傳媒廣泛報道展覽，參觀的人絡繹不絕，令何藩的名字在事隔多年之後，再次不脛而走。

2015年，SARAH離開AO VERTICAL ART SPACE之後，前往加州聖荷西探望何藩，當他們一同整理舊菲林底片時，SARAH發現許多何藩在1950、1960年代拍攝卻從未發表的街頭攝影作品，「何藩很喜歡這些照片，不過在沙龍攝影的年代，寫實風格的相片並不受歡迎，但時移勢易，他覺得現在或許就是最好的時機，以完成多年前的心願。」當時二人決定出版這批照片，何藩用一年時間重新檢視塵封的菲林，進行掃描及剪裁，還親自為每張照片起題，哪想到期間因病撒手人寰，享年八十五歲，至今不經不覺已五年。

何藩離世後，其家人從已挑選的五百幅遺作中，精選出 153 幅相片，最後結集成《PORTRAIT OF HONG KONG》一書，並在翌年出版，「對家人而言，這也是一個療癒的過程。」2017 年，在蘇富比藝術空間舉辦《何藩：鏡頭細訴香港光影》展售會，展出逾三十幅經典原作，當時還展示何藩當年的相機，令更多人了解他的故事。展覽十分成功，兩年後，

BLUE LOTUS GALLERY 在上環的畫廊舉行《念香港人的舊》(PORTRAIT OF HONG KONG)，展出書中另一批作品，同樣成為城中熱話，當時觀眾甚至要排隊入場觀賞，足見何藩照片的魅力。